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筆梨園 第四回 俠窈窕私蓄贈傭人

憶昔尋歡列畫屏，花前酒後好風情。春殘緣盡，飄泊一浮萍。難得嫦娥偏有意，虛堂又見月痕生。冰心偏熱，兩次贈卿卿。右調《相思引》

江干城將一百兩銀子和盤托出，早被桂媽估絕了。又與媚娟歡戀了數月，桂媽便冷言冷語，將媚娟似罵非罵，說道：「我們子妹人家，須要迎新送舊，方糊得一家口活。誰似我家蠢婦，只戀了一個，叫我們俱餓死不成？」說了兩次，干城雖然聽見，只作不知，勉強住著。媚娟見桂媽罵不過，只得開口道：「妾與郎君，非不欲天長地久，奈我媽變卦，諒難久留。郎君可裁一長便之策。」干城含淚道：「向非惡僕盜銀而去，此三百金，或可圖謀贖身之計。今既盜去了，前日些須之物，又已罄在娘子之身。如今飄泊無依，為之奈何？」媚娟心中不忍，憑他又住了兩日。

初時門是閉的，後來竟大開了門，招接了有勢之客，立逼媚娟趨迎。媚娟道：「客已在庭，妾往趨迎，郎君將置身何地？」干城道：「這氣難受！為今之計，只好揮淚永訣而已！」說了，淚如雨下。媚娟也不覺垂淚道：「乞郎君再圖後會可也。」干城只得垂頭低眼，將扇子遮面，趨過中堂出門，抱恨走到寓中，恰又遇房主人來逼討房金。干城此時腰無分文，心中一想，假裝大模大樣說道：「我銀子俱在妓家，一時不帶。寓房我今退還，這些桌椅碗鍋之類，我已用他不著，主人可收用了罷。」將手一拱，竟自走出了門，望南而行。心中戚戚，口內啾啾，一路上自嗟自歎，自怨自悔，不知不覺，已走到了瓜州地方。肚中飢餓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小江日日弦歌，宵宵歡宴，見那魚肉都是醃月贖的，如今要一碗飯吃就不能覓了！」望見木場邊鬧熱，就踱到木場邊，見許多搨木的人，一瓶酒，一鉢肉，一籬飯，在那裡吃，想道：「不如入了此行，也強似叫化。」見內中一人，係鹽行相熟的，候他吃完了飯，扯過一邊，與他商議。那人吃驚道：「江大爺是有體面的財主，豈有此理？莫非取笑？」干城道：「是真的，我只為嫖了小娘，浪去了二三百，又被惡僕江升盜去了三百兩，弄得精光，叫化不得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江兄果肯搨木，這個容易。你可吃飯不曾？」干城搖搖頭。那人道：「可就在此吃些便飯，同我們搨木便是。」干城就脫去了寡紗衣，除去了時興帽，竟入此一行中。

後來干城有時看見馮人便，見他華麗闊綽，自己羞慚，不敢抬頭。馮人便也不時看見干城，只為這三百銀子，賊膽心虛，不敢扳說。光陰迅速，不覺搨了一年的木頭。你道好不苦呵！

一雙腳，不論冰霜常是赤；  
兩個肩，那拘日月不曾停。  
截腰衫子，破綻又破綻；  
短腳褲兒，補釘又補釘。  
舉人進士的棋枰，時時有分；  
高堂廣廈的梁棟，日日相親。  
正是：

昔日歡娛嫌夜短，今朝苦楚恨天長。

且說瓜州有一木客，要接一位表子，因本地沒有好的，對主人商議。主人道：「我有一敝朋，慣在此行，必須去問他便知。」竟到馮人便家中來問。人便道：「揚州驛子巷有一媚娟，姿容美麗，人物風流，兼會吹彈歌唱，好個人品。」主人即回身與木客說知，隨即打發管家們去接媚娟。當日有客，次日接了而來。

馮人便得知媚娟接到，穿了闊服，走去望望。媚娟道：「馮相公，為何久不到妾家枉顧枉顧？」人便道：「為俗事羈絆，久失親依。」媚娟道：「江郎自從上年相別，不知音耗，未卜近日在那處存身。馮相公可曾相會麼？」人便道：「此人只為姐姐，如今落泊之極。雖然有時看見，只因他自己羞慚，遠遠避去了，故此不能相敘。」媚娟道：「為何？」人便道：「如今在木場上搨了一年木了。」媚娟歎道：「咳！這也可憐！」又沉吟了一刻，道：「千乞馮相公，可邀他來見我一面，我有話要與他說。」人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著小價去通知他。」

人便別歸，即叫管家吩咐：「到木場上去，尋那搨木的江干城，尋著時，說揚州媚娟在木客寓中，要見一面。可引他同去。」馮管家應了去尋，果然尋著，引去見媚娟。

媚娟見干城面皮紅黑，手足粗蠻，穿一身破落衣裳，十分憐憫，說道：「江郎為何再不到我家來一會？」干城道：「昔年有銀之時，多住了一日，桂媽便有許多激話，如今如此叫化形景，若走來時，莫說討賤口，也要笑殺了人。」媚娟道：「這也是。但是你如今這般苦楚，無非為我。你可也恨著我麼？」干城笑一笑道：「我小江能得與娘子這樣風流標緻的人品歡娛了半載，死也甘心。恨只恨江升盜我三百銀子而去，日夜切齒。」媚娟道：「往事休言了。你明日可措辦些衣服，到我家來一會，我另有話說。」說完，手中將五兩銀子，密付與干城袖中。干城接了銀子，恭身謝謝而別。

過了兩日，打聽得媚娟回揚，隨即也到揚州。去典鋪中買了兩件半新不舊的時服，穿著停當，依舊妝些浪子的態兒，搖擺到媚娟家來。那桂媽鴛兒看見是舊時的江姐夫，畢竟良心發現，也覺歡喜。可幸此時還未有客，媚娟就接住了江郎，待茶待酒，是不消說得了。

當夜，干城是苦中作樂，雖雲雨之間，也覺老成，不比當年狂蕩了。睡了一夜，聽見雞鳴，便輕輕叫醒了媚娟，問道：「蒙姐姐教我來此，歡會之外，更有何言？」媚娟道：「江郎為我而貧，若在搨木行中，有何下稍結果！我今贈你五十金，可去做些生意。以後須要老成質實，不可再入煙花。明年此時，不拘趁錢折本，必須要再來會我，不可忘懷。」干城道：「只恐娘子見棄，所以不敢相親。若依我小生之情，雖會而再會，亦不嫌多，豈至忘懷！但蒙娘子厚賜，當努力苦鬥爭以報之，決不敢有負也。」兩人仍復歡娛一場，濃睡一覺，不覺日上欄杆。媚娟將五十兩銀子悄悄付與江郎。干城小心囊束在腰，辭別媚娟出門。

一路計較生意，心中不定。到課店中起一課兒，還是依舊販鹽好，還是嚴州買漆好。那先生卜得買漆的課，利微穩當；做鹽的課，成敗不一，還有兇險。干城聽了，一竟到嚴州買了漆，到杭州來賣。

來來往往，做了一年，有一百五十兩在身。此時已將近媚娟訂約之期，記念在心，要到揚州相會媚娟。畢竟路由杭州北關寫船，干城寫了紅，只因客人未齊，還要明早開船，乘閒在大橋頭踱兒。忽然記起七八年前，在龍游起身，宋岳父說有一妹夫俞月湖，挈了妹子在此大橋邊開一麵店，教我通個信兒。因前屢次開紅忙促錯過了，今日何不去訪問訪問，也知他一個下落，隨即去各麵店中問詢。旁有一老人道：「俞月湖當初麵店大興，可有千金。如今兵火之後，竟已消散了。他的妻子俞老娘，為兩個女兒被倭兵擄去了，兒子又殺去了，哭得眼睛都雙瞎哩！你來你來。」隨即領了過橋，到一間小小樓房裡邊，叫一聲道：「俞老娘，你們有一令親在此探你。」那老人竟自去了。

只見裡邊果然有一個半老的瞎婆兒，摸出來說道：「大爺上姓尊號？是那裡的？」干城道：「老娘可是衢州宋之臣老爹的妹子麼？」那婆子道：「正是。」干城道：「小親姓江，號干城，衢州宋老爹是岳父。老娘是姑婆老娘哩。」宋氏道：「原來大爺是內姪夫，是一家的骨肉。難得到此，請坐坐。等我家主公來，慢慢有話。」干城道：「俞姑父何處去了？」宋氏道：「每日挑柴去賣，距晚方回。」干城道：「宅上更有何人？」宋氏道：「咳！說起心疼。一個小兒，前年被倭兵殺去了。還有兩個花枝般的小女，也被倭兵擄去，故此我的眼兒都哭壞哩！」干城道：「咳！原來如此，甚是可惜！令愛如今算來有多少年紀了？」宋氏道：「大女兒擄去時十七歲，今年有廿二歲了；次小女擄去時十五歲，今年有二十歲了。大女名喚福姑，次女名喚祿姑。江大爺在江湖

上，可替小親打探打探。萬一有相會之期，也不可不知哩。」干城道：「小親自然留心。」隨即起身告別，竟到缸中。

次早開缸。一路心中想道：「昨日姑婆老娘，目雖瞽，面雖老，骨格之間略似媚娟，媚娟又略似先妻。先妻係宋門所出，莫非媚娟亦宋氏所生？日後相會之時，不免把言語探他一探，便知分曉了。」

不止一日，已到揚州。急急去見媚娟，媚娟接住。此時干城有了銀子，又覺舒暢起來，依先同媚娟吹吹、唱唱、彈彈，度過一日。黃昏房中小酌，媚娟低低問道：「郎君生意何如？」干城亦輕輕答道：「多蒙娘子厚惠，生意如心，今有一百五十兩在身。目今意欲置買茶葉進京，只因本少難行，故此躊躇。」媚娟道：「須多少本銀乃可？」干城道：「須再得一百五十兩，湊成三百，便可做了。」媚娟道：「這也易處，妾為圖之。」干城拱手道：「蒙娘子如此用情，容圖銜環之報。」媚娟道：「妾有萬千心事，欲托郎君，奈今尚非其時也。」干城忽然記起宋氏姑婆所托之言，便探一探道：「娘子的根由來歷，莫要瞞我，我已略知一二了。」媚娟道：「知我何人？」干城笑道：「娘子今年二十二歲，名喚福姑，是不是？」媚娟吃驚道：「福姑乃是家姊，郎君何以知之？」干城見探著了，大笑一笑，低聲道：「令姊是福姑，則娘子是祿姑不消說了。」媚娟道：「誰對郎君說來？」干城道：「已曾見過令堂了。」媚娟又吃驚道：「果然是真的？」干城道：「難道謊你不成？令尊可是俞月湖麼？令堂可是宋氏麼？」媚娟正容道：「果然是了。可知家父家母近日如何模樣？」干城道：「昔日叩見時，令尊暫出未會，令堂因長子見殺，二女被擄，哭得雙目俱瞽了。」

媚娟早已眼淚汪汪，說到此處，不覺滂沱如注，嗚咽難禁。只見門外鴛兒添酒進來，忙忙「住了淚，故意撫弄胡琴。鴛兒去後，媚娟道：「此時恐怕窗外有人，未可談心，少頃與郎君牀上枕邊言之。」二人無心飲酒，用些飯，竟吹滅了燈，上牀而臥。

媚娟急欲談心，干城又求歡會。事畢，媚娟問道：「郎君與家母，何人指引，何地相逢，得以知之親切？」干城道：「衢州宋之臣，係是我之岳父，依今說來，乃是娘子之母舅也。令堂係先妻之姑娘，先妻乃令堂之姪女。我昔年出門生意之時，岳父曾吩咐，若到北關，可尋至妹家俞月湖處望望，討個平安信兒。此時若然造宅，與娘子也有一面之識了。奈因開缸急促，不及造宅耳。日前來時，特特尋訪，只因遭倭夷兵火之後，移換變更，後生多有不曉。虧一老人家引去，相見令堂。說起，托我江湖上訪問兩女消息。我思昔年初會之時，便問娘子根由，娘子拒不肯言，不料今已尋著源頭了。」媚娟道：「郎君昔年究妾根由，非妾拒而不言，只因此時郎君不過是浪蝶游蜂，言之無益，還恐見笑於君。依今所言，妾與郎君乃表姊之夫，叨在親親。況且妾乃遭患難之女，郎君已歷過患難之人，竟欲以終身之事，全托君家，幸君家勿以殘花敗柳，棄而不取。則歸宗復本之圖，仗郎君為妾主之。」干城道：「我自去年究問娘子根由，便已有心贖身，豈但今日。但歸復之謀，於今勢有不能，力有不及，必須待我京中賣茶回來，或我自圖之，或與令尊共圖之。那時，出死力以謝娘子，亦所不辭。」媚娟道：「郎君可早去早回，無辜妾之所望。」說了，即起牀來，將平日所積之銀，暗中摸來，做了一大包，用帕兒結好，交付與干城道：「此銀約有二百兩，今已盡付郎君矣。」干城將手一摸，接來放在牀頭。次日起來，收藏在身，別了出門。

看江干城此番生意，不知趁錢折本，怎生回報媚娟，且看下回演出。

評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有合處，雲霞風雨之致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忽而破涕為笑。